

西飞

的云鸟

○ 周桐淦 著

我却蓦地感到肩头的背包更重了，尤其是那两本翻一页都觉得酸涩沉重的采访笔记，那一群西飞的云鸟负重振翅的身影。



西飞的云鸟

XI FEI DE YUN NIAO

周桐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飞的云鸟/周桐淦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35-1

I. 西...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1758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4 字数 176千字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 20.00元



票友20年(自序)

这本集子收入的是我公开发表的单篇报告文学和散文特写中以人物为主要对象的作品,作品的发表时间从1984年至2004年,时间跨度整整20年。

20年创作生涯,“合并同类项”(长篇报告文学除外)后抽出的作品不足20万字,从量的积累上来说,可见只够“票友”水准。

其实,自诩“票友”还有两点充足的理由。

其一,从在大学读书起,自己业务发展的主攻方向就选择了文学评论,在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之前,自以为在文学评论方面似乎已小有成就,压根没想过会改弦易辙再搞报告文学创作。

其二,大学毕业之后,甚至在扬州师院中文系读书期间,自己就涉猎了中文报刊的编辑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自己的主要精力更是放在了文学期刊的编辑和文学界活

动的组织协调上，文学创作自然只能是工作之余的“过把瘾”了。

所以，自序题为“票友20年”，虽有对自己创作年华“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慨叹、无奈与辩解，却也有几分对自己别样才能实事求是的展示、肯定与自珍。

B

本书所选作品大致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首篇《多难的公理》的初稿原是一篇调查报告。大约是1982年冬天，受共青团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委托，我以《江苏青年》杂志记者的身份，对一位青年教师与邪恶斗争受到打击迫害的事件进行明察暗访。事件的曲折离奇出乎我的想像，邪恶一方的明目张胆出乎我的想像，受迫害一方的不屈和坚强也出乎我的想像。团省委领导高度重视这篇调查报告，立即以适当方式送达相关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但是，由于参与迫害的一方涉及地方公安部门，这份调查报告在省地（市）县多方游走一年后，邪恶一方愈加嚣张，被迫害人也愈加悲壮。

显然，双方对立程度的加剧全因了我的采访和这篇调查报告的出现，我变得十分不安了起来。1983年底江苏作协的一次座谈会上，《雨花》杂志的刘静生老师听了我对这一事件的简单介绍后，要去了这份调查报告并转给了当时正主持《雨花》的杨旭老师。于是，杨旭和刘静生介入了这篇作品的最初修改。



05 杨旭是以报告文学《检察官汤铁头》步入并震撼新时期江苏文坛的,在法制建设刚刚开始的四十年代初期,他以自身创作的甘苦提醒:对付司法界的败类,最好的办法是熟悉法律,从法治的高度“请君入瓮”。刘静生“文革”前期一直在上海电影厂工作,他的剪接、剪裁、剪切的“诗外”指导,使一篇调查报告顺利结构成了当时形成一定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

所以,如果说我其后的报告文学、特别是法制类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件引起真刀真枪的法律纠纷,恐怕多半得力于当初杨旭老师的“友情提醒”。如果说我其后的报告文学在谋篇布局、人物刻画上得到不少方家的肯定与鼓励,其“童子功夫”,当有刘静生教练的功劳几分。

编选本书时曾几次犯难,民间有个说法,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雄鸭。眨眼之间尚且如此,何况20年乎? 20年沧海桑田,20年世事更迭,20年间红与黑的转换,20年间人和事的变迁,在该书的编选中该做怎样的“艺术处理”?

我首先试探性地征询《多难的公理》主人公陈国华的意见。之所以首先想到陈国华,一是因为从第一次采访认识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断过联系;二是20年间,他的工作、生活、家庭的变化,在我的作品的主人公之间是最大的一位。20年中,他从农村中学教师到教育行政管理岗位,又转战到党的

纪检监察战线，现在是一个地级市的市委常委、纪委书记。20年中，由于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乐趣都献给了自己所热爱的工作，家庭、生活理所当然也失去很多很多。20年后编选一篇反映他20年前生活的作品，他自己有些什么想法呢？谁知，电话中他略一沉吟便坦然应道：“那是历史，历史性的东西最好还是保留它的原貌。这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读者的尊重。”

几乎是同时，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差不多都登载了这样一幅照片，曾经作为标志性建筑的盐城燕舞无线电厂主楼，在爆炸声中轰然倒塌。因工厂破产，某房产开发公司收购了这一地块，要在这里重新进行商品房开发。我的眼前一下子冒出了像这座大楼一样伟岸的该厂原厂长朱成学。说实话，采访朱成学的时候，面对盐阜土地上崛起的这一奇迹，自己当时除了崇敬还是崇敬，除了感叹还是感叹，连思维中倏忽露出一丝不解，也被崇敬包裹了起来。作品取题为《魔方》，是实实在在的崇敬，丝毫没有想到一定程度上也成了20年后的讖语。

两件事连在一起，我对“不悔少作”一词有了新的理解，诚如陈国华同志所说，“保留作品的原貌，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读者的尊重。”某种程度上说，歪歪斜斜的足迹，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创作乃至人生的真实面目。况且，报告文学从文体上讲，就应该是时代和历史的本质记录。因此，收入该书的作品，本次编选时除错字、别字的修正外，未作任何改动。



D

按照常理,为书作序,应请一位方家来指点指点,或请哪
位师友“友情出演”一番,但因为以上一应杂杂拉拉的原因,
自己觉得还是实话实说,自拉自唱地“导读”一下为好。一可
避免无关读者的时间浪费,二也借此机会向多年来关心自己
创作和成长的老师、首长、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出版此书
的百花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5年10月于南京

目 录



票友 20 年(自序)·····001

多难的公理·····001

西飞的云鸟·····028

小主人奏鸣曲·····045

解民之忧·····060

文明·····073

芭堤雅人妖一瞥·····086

万家团圆时·····092

血与火的交响·····102

鸿雁高飞·····121

追求光明·····127

目 录



魔方·····143	王 宇 文 著
千里穿越柴达木·····157	
前沿过眼录·····165	张 敬 著
家乡短歌·····172	陈 广 明 著
滇行随笔·····183	王 宇 文 著
南洋景·····191	王 宇 文 著
青藏高原散记·····199	王 宇 文 著
汉城的细节·····209	王 宇 文 著
圣保罗的四十把交椅·····212	
特写三则·····215	王 宇 文 著
“歪歪槟榔”的歪歪判决·····222	
盯上沃尔玛的中国木匠·····239	



多难的公理

这件事本来不算大。假如从一开始,有关部门就照章办事,依法执法,那么,它可能已成为我们大千世界中过去了的弹丸小事。但是,这件事却闹得很大。它像一股旋风,从一所小小的公社民办中学刮起,卷到公社、卷到县、地区(市),惊动了省和中央的有关部门,拖了四年之久,至今还没有能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1. 意外蒙难

1980年4月的一天,一阵下课铃响后,江苏南通地区如皋县花园民中高二班班主任、语文教师陈国华一身粉笔灰回到宿舍,还未来得及放下课本,就被隔壁宿舍雷霆般的咆哮惊住了:“有人想揪我吴崇熙,哼,做梦!睁开眼望望,与我吴崇熙作对的哪个有过好下场!”

陈国华倒抽了一口凉气,嘴里喃喃地计算着:“48小时。仅仅48小时就有反应了。真快!”

48小时之前,陈国华向白蒲区教育片的负责人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

10个月前,陈国华班上的女学生小莉(化名),向班主任告发,校长吴崇熙在他的校长室兼宿舍内,利用她送交作业本之机,对她进行了调戏、猥亵,企图强行奸污。

面对不幸蒙难的学生,陈国华震惊了。他立即采取措施,调整了小莉(她是班干)的工作,并暗中安排了一些同学间相互保护的措施。

班主任的使命虽是神圣的,而权力却是有限的。吴崇熙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花园民中唯一的校长。陈国华从1976年大学毕业分配来这里后,校长工作上的专横,已经目睹若干了,但对他品德上的问题,尚停留在人们谈吐时的难以捉摸的神色之中。一个又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学生,提出了让班主任说不出滋味的询问:“陈老师,吴校长说要与我交最好最好的朋友,建立最好最好的感情,这‘最好最好’怎么个好法呀?”这是做什么呢?陈国华感到迷惑,不知该怎么答复。小莉的揭发把一层迷糊的纸捅破了!热血在陈国华的心头如泉奔涌,他以班主任的庄严责任感写信,连同学的揭发一起,寄给一家教育刊物。在经过一阵难耐的等待,盼来一封不痛不痒的复信以后,陈国华带着原件,向区里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做了详尽的反映。

谁知,被揭发人在48小时内就知道了一切,并且敢于有恃无恐地对揭发人滥施淫威。陈国华和小莉都受到了吴崇熙软硬兼施的打击、谩骂和侮辱。人格、尊严、职责、良心,再次驱使陈国华将问题向县教育局作了反映。

紧张的调资工作,延缓了县教育局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处理。吴崇熙抓住这个空子,先下手了。事先未打任何招呼,公



社中心校校长以文教支部的名义,突然宣布将陈国华调往本社的文庄小学任教。陈国华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公社党委某书记接着出面,作加强纪律性的批评教育,“驱逐”仍无效果,县教育局开始过问此事了。公社、区里的“同仁”干脆一齐出动,跑到县教育局为吴崇熙拍胸担保,大骂陈国华派性作怪,与女学生不干不净。不将其调走,花园民中校将不校;要挟加欺瞒,骗走了县局的一纸调令。

到这时候,陈国华才较为清醒了。他意识到了第一个回合已经“惨败”,也领教了吴崇熙可怕的社会能量。是的,在偏远、闭塞、贫瘠的花园土地上,吴崇熙不仅在校内是“指东不西”的“小国之君”,在校外的政治舞台上,也有他数得上名次的一把交椅。要不,他怎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惊涛骇浪”中,“风正一帆悬”,由一个造反的民办教师,转正、入党、加薪,继而登上了花园民中校长的宝座呢。陈国华太书生气了,也太不自量力了。对吴崇熙来说,要剪除一个刚来三四年的外乡人,还不是易如反掌!

瞧,吴崇熙来了。公社中心校长在前,吴崇熙在后,笑眯眯地给陈国华送来了县教育局的调令。陈国华沸腾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

2. 陈国华辞职

现实把陈国华推向了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要么饮恨含辱,放弃这场刚刚开始搏斗;要么就不惜一切代价,又

无反顾地坚持斗争，直至水落石出。

陈国华选择了后者。1980年9月下旬，陈国华作出了一个超乎常人所料（恐怕他自己当初都没有想到过）的决定：辞职。

请不要责怪我们的陈国华的年轻气盛，请不要责怪我们的陈国华的莽撞冲动。其实，“调动”，这个近年来令不少人神思飞越的万花筒式词眼，陈国华何尝没有自己所企求的组合图案呢？只是，他一不想高迁，二不想发迹，只希望工作地点能离家近些。陈国华家住如皋县白蒲镇郊，离花园四十华里。家里有生病在床的九十五岁的祖母，有双目失明的父亲，还有刚刚两岁的女儿。妻子每月的工资只有34元。陈国华几次欲向组织递上调动申请，又一次次打消了调动的念头。这里的农民，宁可过着土墩作床，箩底当桌的清苦生活，也要送儿送女上小学、读中学。而孩子们即使穿着夹衣单裤，在雪花飘飞的严冬也不轻易迟到早退。陈国华担任班主任期间，已经好几次在寒流到来的时候，让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带来布票，从班上勤工俭学的经费里拿钱，给他们扯条棉裤，做件棉袄，有时班费不足了，他还得自己贴上腰包。花园土地的落后贫瘠，花园新一代的嗷嗷待哺，像一根无形的丝带，紧紧拴住了陈国华的心。陈国华怎么能离得开花园中学，他怎么会辞职呢？

但陈国华确实辞了。没有发表宣言，没有大吵大闹；回到家里，那五口之家平静得像一潭水。瞎子父亲不放心，夜深人静，他蹑手蹑脚地摸到小两口卧室的隔板下，偷听起悄悄话



来。

“……我们也有自己的妹子，我们的女儿也要长大成人……”这是儿子深沉的语调。

这是媳妇急切的声音：“你不要多讲了。你决定干下去，我支持。家里聚的一些钱，你尽可拿去上访。家里的担子我来挑，你放心！”

“噗”，房内电灯拉亮了，传来儿子披衣、下床、铺纸、展笔的声响，瞎子父亲又悄无声息地摸到自己的床上。不过，他心里的稳实多于担心了。一切关心陈家的人，也都从瞎子那儿得到了安慰的信息。

于是，人们开始刮目相看周美英——陈国华的这位不为常人所注意的妻子了。她瘦小纤弱，却稳实沉静，柔里藏刚。正是由于这些，这位二十多岁的共产党员，白蒲缂丝厂的副厂长，不但赢得了厂内人们的信任，也赢得了阖家大小的尊敬。陈国华去南通、如皋上访了，周美英下班回家，首先把茶泡好，然后烧饭做菜。用周美英的话说，好让陈国华回家后，有冷茶降“火”，热汤温心。这仅仅是一种妻子的体贴和家庭的温暖吗？不！这位普通的共产党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这个特定的时日里，都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和激励，坚定了陈国华依靠党、依靠群众，与邪恶血战到底的信念。当时，陈国华的工资关系已被强行迁移到文庄小学。陈国华辞职后，区里主管部门个别领导企图以他的工资为薪金雇用代课教师，该校的校长、教师和财会人员，据理力争，严辞拒绝，几位同事代为签名，将工资送到陈国华家里。事后，他在给两位

远方的同学的信中坦率地承认：“如果说在这之前，我曾反复考虑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将效仿范熊熊，‘难酬蹈海亦英雄’，那么，在这之后，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大丈夫死要死在战场，死要死得明白。因为，与邪恶作战的绝不止我一个。”

3. 两位教育局长

国庆后的一个午间，原南通地区教育局副局长沈元明同志，徒步走进了市二中。两天前，陈国华的信和小莉的揭发引起了局党组的注意。沈老在南通地区的教育战线上工作几十年了，职业教育家的敏锐，使他察觉到花园中学的蹊跷。在正常情况下，一个青年教师，是不会轻易使用辞职手段来抗拒一次调动的。一个农村女孩更不会无端揭发一个校长的问题，特别是这类生活上的丑行。暑假中，花园中学刚有一位教师调进南通市二中，所以，沈元明趁午休的时间找到了这位教师家中，从第三者处先证实一下信中反映的情况的可能性。

然而，拜访的答复是出乎意料的。回到局里，沈老立即给陈国华复信：

“来信收到。对吴崇熙同志的问题，我们已与县里联系，即将组织力量，共同进行调查。关于你的工作问题，我将建议县教育局，仍调回花园民中工作，你应把辞职报告收回。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你要能顶住歪风邪气。我坚决支持你的正

义行动(退回邮票一个)。”

且不说这是一封堂堂地区行署教育局长对一位小小民中教师的复信,且不说这是一位六十岁老人对一个在逆境中的二十八岁后生的鼓励,就是一名素不相识的同行,说上这几句热得发烫的话语,对被“歪风邪气”包围了的陈国华来说,也无异于是伸来了一支帮助破阵的粗壮胳膊。

还是来听一听沈元明同志接着拨向两处的电话吧。

第一个电话:

“喂!地区招办吗?我是沈元明。请你们马上帮我查一查,如皋县的中专考生中,花园民中的小莉总分多少?”(他从市二中那位教师处侧面了解到,小莉品行很好,平时成绩也不错,这次参加了中专招考)

“沈局长,小莉同学总分235,刚达体检分数线。政审合格,体检合格。”

“最低录取分数线是237吧,录取工作进行到了什么程度?”(他是地区招生办公室主任)

“……本区师范的录取工作进入尾声……”

“喂,你等等。这个同学在学习期间,受到了意外的干扰,有些问题我们领导部门要负责任。本来她会考得更好一些的。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建议,破格录取。我将向局党组汇报。”(小莉姑娘,你已从如皋师范毕业,走上人民教师的光荣岗位了,可你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录取的吗?)

第二个电话:

受话人,如皋县教育局局长阎廉。